

趙樹理選集

新文學選集
趙樹理選集

開明書店

趙樹理選集

每冊售價人民幣10,000元

四(埠8773)

著者	趙樹理
編輯者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	茅盾
出版者	開明書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號)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新大沽路383弄32號)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絨線胡同66號)

1951年9月初版

81 P 29 K

1952年4月二版(10001—15000)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編輯凡例

一、此所謂新文學，指「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而言。如果作一個歷史的分析，可以說，現實主義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舊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新現實主義）這兩大類。新文學的歷史就是從批判的現實主義到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便有了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並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最高指導原則。

二、現在這套叢書就打算依據這一歷史的發展過程，選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以便青年讀者得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獲得新文學發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識。本來這樣的選集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按照作品時代先後，成一總集，又一是個別作家各自成一選集，這兩個方式互有短長，現在所採取的，是後一方式。這裏還有兩個問題須要加以說明。第一，這套叢書既然打算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發展的過程，選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換言之，亦即企圖藉本叢書之助而使讀者能以比較經濟的時間和

精力對於新文學的發展的過程獲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識，因此，我們的編輯的對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們。這一個範圍，當然不是絕對的，然而大體上是有這麼一個範圍，並且也在這一點上，和人民文藝叢書作了分工。第二，適合於上述範圍的作家與作品，當然也不止於本叢書現在的第一、二兩輯所包羅的，我們的企圖是，繼此以後，陸續再出第三、四……等輯，而使本叢書的代表性更近於全面。

三．本叢書第一、二兩輯共包羅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爲作家本人自選的，也有本叢書編委會約請專人代選的，如已故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餘年來，文藝界的烈士也不止於本叢書所包羅的那幾位，但遺文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現在就先選輯了這幾位，將來再當增補。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

也算經驗

——代序

近幾年來，有些朋友們，要我談談寫作的經驗，可是我一次也沒有談。一個並非專門寫作的人，寫了幾個小冊子，即使有點經驗，也不過是些生活和其他工作中的經歷，作為「寫作經驗」來談，我總覺得不好意思。現在又有幾位朋友要我談，我用上邊的理由回答了他們，他們有人說：「那些『經歷』也可以談談。大家既然要你談，你要太固執，人家就要誤會你是擺架子。」好！談就談談吧！

先從取得材料談起：我的材料大部分是拾來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頭，想不拾也躲不開。因為我的家庭是在高利貸壓迫之下由中農變為貧農的，我自己又上過幾天學，抗日戰爭開始又作的是地方工作，所以每天盡和我那幾個小冊子中的人物打交道，所參與者也盡在那些事情的一方面。例如小二黑結婚中的二孔明就是我父親的縮影，興旺、金旺就是我工作地區的舊渣滓；李有才板話中老字和小字輩的人物就是我的鄰里，而且有好多是朋友；我的叔父，正是被李家莊變遷中六老爺的「八當十」高利貸逼得破了產的人；

同書中閻錫山的四十八師留守處，就是我當日在太原的寓所；同書中「血染龍王廟」之類的場合，染了我好多同事的血，連我自己也差一點染到裏邊去……這一切便是我寫作材料的來源。材料既然大部分是這樣拾來的，自然談不到什麼搜集的經驗，要說也算經驗的話，只能說「在羣衆中工作和在羣衆中生活，是兩個取得材料的簡易辦法」。

再談談決定主題：我在作羣衆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要寫的主題。這在我寫的幾個小冊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與龐如林兩個勞動英雄的報導以外，還沒有例外。如有些很熱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農村中的實際情況，爲表面上的工作成績所迷惑，我便寫李有才板話；農村習慣上誤以爲出租土地也不純是剝削，我便寫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裏的地板）……假如也算經驗的話，可以說「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題，容易產生指導現實的意義」。

語言及其他：我既是個農民出身而又上過學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與農民說話，又不得不與知識分子說話。有時候從學校回到家鄉，向鄉間父老兄弟們談起話來，一不留心，也往往帶一點學生腔，可是一帶出那等腔調，立時就要遭到他們的議論，碰慣了釘子就學了點乖，以後即使向他們介紹知識分子的話，也要設法把知識分子的話翻譯成他們的話來說，時候久了就變成了習慣。說話如此，寫起文章來便也在這方面留神——「然而」聽

不慣，咱就寫成「可是」；「所以」生一點，咱就寫成「因此」，不給他們換成順當的字眼兒，他們就不願意看。字眼兒如此，句子也是同樣的道理——句子長了人家聽起來捏不到一塊兒，何妨簡短些多說幾句；「雞叫」「狗咬」本來很習慣，何必寫成「雞在叫」「狗在咬」呢？至於故事的結構，我也是儘量照顧羣衆的習慣：羣衆愛聽故事，咱就增強故事性；愛聽連貫的，咱就不要因為講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斷了。我以為只要能叫大多數人讀，總不算賠錢買賣。至於會不會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藝術性，我以為那是另一問題，不過我在這方面本錢就不多，因此也沒有感覺到有了賠了的時候。這些就是我在運用語言和故事結構上所抱的態度，也可以算做經驗。

我所能談的經驗只此而已，至於每個具體東西的寫作過程，都是普普通通不值一談的，因而也就不多談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

目次

編輯凡例	5
也算經驗——代序	7
李有才板話	一
小二黑結婚	五
傅家寶	六
登記	九
地板	一〇
打倒漢奸	一六

李有才板話

一 書名的來歷

閻家山有個李有才，外號叫「氣不死」。

這人現在有五十多歲，沒有地，給村裏人放牛，夏秋兩季捎帶看守村裏的莊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沒有家眷。他常好說兩句開心話，說是「吃飽了一家不飢，鎖住門也不怕餓死小板凳」。村東頭的老槐樹底有一孔土窖還有三畝地，是他爹給留下的，後來把地押給閻恆元，土窖就成了他的全部產業。

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二十孔土窖。地勢看來也還平，可是從房頂上看起來，從西到東卻是一道斜坡。西頭住的都是姓閻的，中間也有姓閻的也有雜姓，不過都是些在地戶，只有東頭特別，外來的開荒的佔一半，日子過倒霉了的本村的雜姓，也差不多佔一半，姓閻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產賣了房子才搬來的。

李有才常說「老槐樹底的人只有兩輩——一個『老』字輩，一個『小』字輩」。這話也

只是取笑：他說的「老」字輩，就是說外來的開荒的，因為這些人的名字除了閻長派差派款在條子上開一下以外，別的人很少留意，人叫起來只是把他們的姓上邊加個「老」字，像「老陳、老秦、老常……」等。他說的「小」字輩，就是其餘的本地人，因為這地方人起乳名，常把前邊加個「小」字，像「小順、小保……」等。可是西頭那些大戶人家，都用的是官名，有乳名別人也不敢叫——比方老村長閻恆元乳名叫「小囤」，別人對上人家不只不敢叫「小囤」，就是該說「穀囤」也只得說成「穀倉」，誰還好意思說出「囤」字來？一到了老槐樹底，風俗大變，活八十歲也只能叫「小什麼，小什麼」，你就起上個官名也使不出去——比方陳小元前幾年請柿子窪老先生給起了個官名叫「陳萬昌」，回來雖然請閻長在閻賬上改過了，可是老村長看賬時候想不起這「陳萬昌」是誰，問了一下閻長，仍然提起筆來給他改成陳小元。因為有這種關係，老槐樹底的本地人，終於還都是「小」字輩。李有才自己，也只能算「小」字輩人，不過他父母是大名府人，起乳名不用「小」字，所以從小就把他叫成「有才」。

在老槐樹底，李有才是大家歡迎的人物，每天晚上吃飯時候，沒有他就不算。他會說開心話，雖是幾句平常話，從他口裏說出來就能引得大家笑個不休。他還有個特別本領是編歌子，不論村裏發生件什麼事，有個什麼特別人，他都能編一大套，唸起來特別順口。

這種歌，在閻家山一帶叫「圪溜嘴」，官話叫「快板」。

比方說：西頭老戶主閻恆元，在抗戰以前年年連任村長，有一年改選時候，李有才給他編了一段快板道：

村長閻恆元，一手遮住天，
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
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
選來又選去，還是閻恆元。
不如弄塊板，刻個大名片，
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爛。

恆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學教員，名叫家祥，民國十九年在縣裏的簡易師範畢業。這人的像貌不大好看，臉像個葫蘆瓢子，說一句話睜十來次眼皮。不過人不可以貌取，你不要以為他沒出息，其實一肚骯髒計，誰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虧。李有才也給他編過一段快板道：

鬼睜眼，閻家祥，

眼睫毛，二寸長，

大腮蛋，塌鼻梁，

說句話兒眼皮忙，

兩眼一忽閃，

肚裏有主張，

強佔三分理，

總要沾些光。

便宜佔不足，

氣得臉皮黃，

眼一擠，嘴一張，

好像母豬打哼，哼！

像這些快板，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編，一方面是他編慣了，覺着口順，另一方面是老槐樹底的年輕人吃飯時候常要他唸些新的，因此他就越編越多。他的新快板一唸出來，東頭的年輕人不用一天就都傳遍了，可是想傳到西頭就不十分容易。西頭的人不論老少，沒事

總不到老槐樹底來閒坐，小孩們偶而去老槐樹底玩一玩，大人知道了往往罵道：「下流東西！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樹底去住啦！」有這層隔閡，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傳到西頭。

抗戰以來，閻家山有許多變化，李有才也就跟着這些變化作了些新快板，還因為作快板遭過難。我想把這些變化談一談，把他在這些變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幾段，給大家看看解個悶，結果就寫成這本小書。

作詩的人，叫「詩人」，說作詩的話，叫「詩話」。李有才作出來的歌，不是「詩」，明明叫做「快板」，因此不能算「詩人」，只能算「板人」。這本小書既然是說他作快板的話，所以叫做「李有才板話」。

二 有才密裏的晚會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窖，說也好笑，三面看來有三變：門朝南開，靠西牆正中有個炕，炕的兩頭還都留着五尺長短的地面。前邊靠門這一頭，盤了個小竈，還擺着些水缸、菜甕、鍋、匙、碗、碟；靠後牆擺着些筐子、籠頭，裏面裝的是村裏人送給他的核桃、柿子（因為他是看莊稼的，大家才給他送這些）；正炕後牆上，就炕那麼高，打了個半截套窩，可以鋪半條蓆子；因此你要一進門看正面，好像個小山果店；扭轉頭看西邊，好像石菩薩的神龕；回頭來

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裏的小飯鋪。

到了冷凍天氣，有才好像一爐火——只要他一回來，愛取笑的人們就圍到他這土竈裏來閒談，談起話來也沒有什麼題目，扯到那裏算那裏。這年正月二十五日，有才吃罷晚飯，鄰家的青年後生小福，領着他的表兄就開開門走進來。有才見有人來了，就點起牆上掛的麻油燈。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紹道：「這就是我們這裏的有才叔！」有才在套竈裏坐着，先讓他們坐到炕上，就向小福道：「這是那裏的客？」小福道：「是我表兄！柿子窪的！」他表兄雖然年輕，卻很精幹，就謙虛道：「不算客，不算客！我是十六晚上在這裏看戲，見你老叔唱焦光普唱的那樣好，想來領領教！」有才笑了一笑又問道：「你村的戲今年怎麼不唱了？」小福的表兄道：「早了賃不下箱，明天才能唱！」有才見他說起唱戲，勁上來了，就不客氣的講起來。他講：「這焦光普，雖說是個丑，可是個大腳色，唱就得唱出勁來！」說着就舉起他的旱煙袋算馬鞭子，下邊雖然坐着，上邊就輪打起來，一邊輪着一邊道：「一出場：噹噹噹噹噹令×令噹令×令……噹令×各拉打打噹！」他煞住第一段傢伙，正預備接着打，門「拍」一聲開了，走進來個小順，拿着兩個軟米糕道：「慢着老叔！防備着把鑼打破了！」說着走到炕邊把胳膊往套竈裏一展道：「老叔！我爹請你噹噹我們的糕！」（陰曆正月二十五，此地有個節叫「添倉」，吃黍米糕）。有才一邊接着一邊謙讓道：「你們自己吃

吧！今年養的都差不多！」說着接過去，隨便讓了讓大家，就吃起來。小順坐到炕上道：「不多吧！總不能像啓昌老婆，過個添倉，派給人家小旦兩個糕！」小福道：「僱不起長工不僱吧，僱得起管不起吃？」有才道：「啓昌也還罷了，老婆不是東西！」小福的表兄問道：「那個小旦？就是唱國舅爺那個？」小福道：「對！老得貴的孩子給啓昌住長工。」小順道：「那麼可比他爹那人強一百二十分！」有才道：「那還用說？」小福的表兄悄悄問小福道：「老得貴怎麼？」他雖說得很低，卻被小順聽見了，小順道：「那是有歌的！」接着就吟道：

張得貴，真好漢，

跟着恆元舌頭轉；

恆元說個「長」，

得貴說「不短」；

恆元說個「方」，

得貴說「不圓」；

恆元說「砂鍋能搗蒜」，

得貴就說「打不爛」；

恆元說「公雞能下蛋」，

得貴就說「親眼見」。

要幹啥，就能幹，

只要恆元嘴動彈！

他把這段快板唸完，小福聽慣了，不很笑。他表兄卻嘻嘻哈哈笑個不了。

小順道：「你笑什麼？得貴的好事多着哩？那是我們村裏有名的吃烙餅幹部。」小福的表兄道：「還是幹部啦？」小順道：「農會主席！官也不小。」小福的表兄道：「怎麼說是吃烙餅幹部？」小順說：「這村跟別處不同：誰有個事到公所說說，先得十幾斤麵、五斤豬肉，在場的每人一斤麵烙餅，一大碗菜，吃了才說理。得貴領一分烙餅，總得把每一張烙餅都挑過。」小福的表兄道：「我們村裏早二三年前說事就不行吃喝了。」小順道：「人家那一村也不行了，就這村怪！這都是老恆元的古規。老恆元今天得個病死了，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

正說着，又來了幾個人：老秦（小福的爹）、小元、小明、小保。一進門，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道：「什麼？什麼？」小明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長撤差了！」小順從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戲！」小福道：「我也算數！」有才道：「還有今天？我當他這飯碗是鐵箍箍住了！誰說的？」小元道：「真的！章工作員來了，帶着公事！」